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貳

口 12
3197
2



門口 12
號 3197
卷 2

左傳輯釋卷二

日南 安井衡 著

桓公

安名執惠公適子諡
註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
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

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
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
大云踰年即位此衰世之事非先王之禮案周書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麻冕黼裳
受同瑁見諸侯此世子定君位明繼體以示天下之有主也公羊所謂緣臣民之心
不可一日無君也既定位即反喪服宅憂諒闇不稱王而稱子公羊所謂緣始終之
義一年不二君也明年正月乃改元正始公羊所謂不可曠年無君也三年之內百
官總己以聽冢宰既免喪乃即位稱王以親政事公羊所謂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
忽當也以此推之諸侯嗣世約略相同而無踰年改元之事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
天子受爵命乃即位稱公以臨臣民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自虎通曰天
子諸侯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此不易之論也東遷之後諸侯放恣王親受命之
禮不修三年之喪亦廢類皆踰年即位稱公預會盟征伐之事史官因其即位而書
之夫子存而不削隱著其無父無君之罪也公羊云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
稱子也此則合於禮矣衡案春秋不書即位者四公傳於隱云攝也註云文姜出故

左傳輯釋

卷二

一

昭和十年一月五日購求

也。閔云：亂故也。僖云：公出故也。是四公皆逢變故，心有所不悅，故不敢當即位之禮。以禮先君及國人，故史亦不書即位，以明其心無他，桓與弒君之謀，自謂正嫡嗣位，固其宜也。是以公然行即位之禮，經於去年隱薨，不言薨地，以明其不令終，此年書公即位，以明其與弒逆之謀，其旨嚴矣。傳不釋者，去年詳序為氏之事，其義可知也。萬斯大云：踰年即位，衰世之事，非先王之禮，因引周書顧命證之。然康王受同瑁，見諸侯是其位既定矣，但是年屬成王，其所行皆成王餘事，大宰代行之，明年不即位，是曠年無君，故正月行即位之禮，仍復反喪服，三年不言者，非不即位，特不除喪耳。定公以六月即位，昭公之喪未還也，然經亦書元年春王三月，雖六月即位，不以嗣公即位之春屬之先公，以此推之，踰年即位，乃禮之正，非衰世之法也。萬又云：諸侯嗣世約略與天子同，而無踰年改元之事，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受爵命，乃即位，稱公，以臨臣民，未賜爵，視天子元士，以君其國，是執後世法，以議古禮也。古者年未立，所重在正朔，而不在年，故經先書元年春，而後言王，諸叛王者，亦云不奉正朔，而不言不奉元，其義孔明。若諸侯不宜自稱元於其國，仲尼當正其失，不宜順其非而成之，今經傳不言其非，而據已所見，以議古經，可謂亂道之甚者矣。諸侯象賢無大故，未有不得嗣其位者，故世子與會盟之事，執王帛從，諸侯之後禮，視附庸，即未受王命，無服士服，入見天子之理也。天子之元士，亦視附庸，然其相待之禮，則然其服之與事，未必然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魯聽受於田，令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為文，時之所隱。
秋大水。
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冬十月

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枋田。
魯不宜聽

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枋故也。
杜魯不宜聽

越，結枋成也。
杜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安衡案，成平也。言結易田之約，因以

盟曰：渝盟無享國。
杜渝變也。傳獨言枋者，桓公欲得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杜廣平曰原。冬，鄭伯拜盟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杜

一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杜稱

也。閔云：亂故也。僖云：公出故也。是四公皆逢變故，心有所不悅，故不敢當即位之禮。以禮先君及國人，故史亦不書即位，以明其心無他，桓與弒君之謀，自謂正嫡嗣位，固其宜也。是以公然行即位之禮，經於去年隱薨，不言薨地，以明其不令終，此年書公即位，以明其與弒逆之謀，其旨嚴矣。傳不釋者，去年詳序為氏之事，其義可知也。萬斯大云：踰年即位，衰世之事，非先王之禮，因引周書顧命證之。然康王受同瑁，見諸侯是其位既定矣，但是年屬成王，其所行皆成王餘事，大宰代行之，明年不即位，是曠年無君，故正月行即位之禮，仍復反喪服，三年不言者，非不即位，特不除喪耳。定公以六月即位，昭公之喪未還也，然經亦書元年春王三月，雖六月即位，不以嗣公即位之春屬之先公，以此推之，踰年即位，乃禮之正，非衰世之法也。萬又云：諸侯嗣世約略與天子同，而無踰年改元之事，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受爵命，乃即位，稱公，以臨臣民，未賜爵，視天子元士，以君其國，是執後世法，以議古禮也。古者年未立，所重在正朔，而不在年，故經先書元年春，而後言王，諸叛王者，亦云不奉正朔，而不言不奉元，其義孔明。若諸侯不宜自稱元於其國，仲尼當正其失，不宜順其非而成之，今經傳不言其非，而據已所見，以議古經，可謂亂道之甚者矣。諸侯象賢無大故，未有不得嗣其位者，故世子與會盟之事，執王帛從，諸侯之後禮，視附庸，即未受王命，無服士服，入見天子之理也。天子之元士，亦視附庸，然其相待之禮，則然其服之與事，未必然也。

言華氏矣。閔二年傳成季之將生也。卜楚丘之父卜之曰：「宋殤公立十年十戰。」杜一戰皆在隱公世。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

因民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杜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孔父字。安衡案傳釋

因原禍之所由起，以戒後世為君臣者。良史之筆固當如此。清焦循惡杜預不取孔父謂杜黨司馬氏假傳文以掩其惡，遂以此傳為三國志文。司馬懿罪之類，夫杜預

晉室功臣，又尚公主，其黨司馬氏，則固有之。宋督何人而左氏乃黨之於二百年之後乎？已不能讀古文而橫誣良史，以為黨惡，可謂無忌憚之甚矣。其說載在春秋左

傳補疏文。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杜莊公

長不錄。公馮也。陰三年出居于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安衡案隱四年傳云：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四年春，杜偶失考。以部大鼎賂公。杜部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部。安衡

說詳於隱四年。隱十年齊魯鄭伐宋，傳云：庚午，入部，辛未，歸于我。似宋嘗縣部而獲其鼎，然僖二十

二年經書夏，邾邾子來朝，則亦未嘗滅豈入部之部。別是一邑，或部是周公兄弟之後

魯既獲其地，因反其子孫，如取須。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杜臧哀伯魯大夫僖伯

之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

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杜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安正義冬官考工記有

蓋或草或瓦，傳言清廟茅屋，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剡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墠，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為覆。得者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總

為覆蓋，猶童子垂髮及蔽膝之屬，示其存乎耳。衡案清廟用茅，葺屋猶大路結草為席，若為瓦屋飾，則大羹不和，粢食不豐，亦供而不飲，食乎備物中存至儉。大路

越席。杜大路，玉路，祀天。安焦循云：史記禮書集解引服虔曰：越席，結草以為

字書作越，越蓋即。大羹不致。杜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豐。杜黍稷曰粢，

安阮元云：釋文云：鑿字林作穀，云：糲米一斛，春為八斗。說文穀字亦云：一斛，春為

為鑿，蓋古字假借，衡案案。昭其儉也。杜此四者，衣冕黻珽。杜冕，冠也。黻，

章鞞以殺膝也。珽，玉。安正義畫衣謂畫龍於衣，衮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周禮弁

也。蓋以水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誌

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

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邵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
 知孰是故備載焉鄭玄注弁師云天子充冕以五采纁前後各十二旒旒有五采王
 十有二驚冕前後九旒纁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王
 於驕於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黻鞞制同而名異祭服他
 服之異耳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玄云
 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衡案冕施板
 於弁上大夫以上服之凡制度之器服天子以十二為數其廣八寸長尺二寸者
 蓋天子之冕禮登降有數則不得以下皆同諸侯大夫必以次短狹其數未聞

帶裳幅舄

杜帶裳幅也衣下曰裳幅
 註若今行勝者舄復履

安正義下有繫是紳帶知此帶為革帶
 註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偏也所以

自偏束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勝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勝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
 故名行勝邪纏束之故名邪幅舄者屨之小別鄭玄周禮屨人注云復下曰舄禪下
 曰屨然則舄之與屨下有禪復
 衡紃紃紃
 註杜衡維持冠者紃冠之垂者紃
 安正義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
 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縣瑱彼婦人祭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紃者縣瑱之
 繩垂於冠之兩旁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紃則紃必織線為之若今之條繩紃纓
 皆以組為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領下垂其餘也紃
 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鄭士冠禮注云有笄者屈組為紃垂為
 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紃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

故從上而下結之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紃紃知紃亦織而為之冕
 以木為幹以玄布交其上謂之紃衡案鄭追師注唯祭服有衡
 昭其度也
 註杜

尊卑各
 藻率鞞鞞
 註杜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
 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
 安正義禮

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觀禮皆單言纁或云纁藉未有言藻率者故服虔以藻
 為畫藻率為刷中杜以藻率為一物者以拭物之中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中事無
 所出鞞鞞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鞞故知鞞為上飾劉君以毛詩傳下
 曰鞞上曰琫而規杜氏但鞞鞞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也陸榮云戴
 侗曰杜解藻率之義非也記曰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又曰士練帶率下辟
 凡帶有率無緘功藻五采也藻率者以五采率帶也下云鞞鞞蓋與帶相屬按戴說
 是也又按鞞刀室也鞞通作琫詩小雅鞞琫有珌毛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
 飾至大雅鞞琫容刀傳則云下曰鞞上曰琫已自小差今杜反之其誤滋甚馬宗璉
 云詩鞞琫毛傳云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正義云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上
 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曰下曰鞞左傳正義曲從杜解云飾有上下先鞞後鞞
 故知鞞上飾鞞下飾顯與毛傳正義相背劉光伯以毛傳規杜甚當衡案上文充冕
 黻鞞帶裳幅舄下文鞞厲游纓火龍黼黻皆一字一物則藻率鞞鞞亦必一字一物
 藻注所以藉玉是也率率同密緝帶兩邊也玉藻曰士緇辟二寸再緇四寸凡帶有
 率無箴功注云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率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率帶裸
 亦用箴功凡帶不裨下士也凡帶制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
 辟垂士練帶率下辟鄭康成讀辟為裨謂以繒采飾帶側凡帶無裨則有率大夫雖
 不言率唯辟其垂則其餘亦率也此言率以明辟故云昭其數也鞞鞞當以毛傳為
 正至大雅毛傳下曰鞞上曰琫毛詩正義釋之云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曰下曰

鞞是 鞞厲游纓

各有 火龍黼黻

以圖 鄭玄云形如半環然

杜車服器械之有五

皆在旂動 安正義錫在馬額

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

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

當同時今云鸞鳴而和應其在軾前審矣其名和蓋取於與鸞相應和也

三辰旂

旗昭其明也

謂上下 安王引之云登降以數言之非以位言之也

廣雅降有數者藻有五采三采二采旂有十二旂九旂七旂五旂纓有十二就九就七就五就尊者增其數卑者減其數也杜注未得傳意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杜登降

安陸祭云華督弑君矣何止違命國語韋注云違違道

而義同立違謂立姦回之臣上文曰昭德塞違下文曰昭違亂之器於大廟又曰

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是違為邪也故下文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六年傳曰上下

皆有嘉德而無違心謂無邪心也襄二十六年傳曰正其違而治其煩謂正其邪也

昭二十年傳曰動無違事謂無邪事也二十六年傳曰君無違德謂無邪德也周語

曰動賈百姓以逞其違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並曰違邪也滅德立違與

昭德塞違正相反則違非違命之謂也華督之事豈止於違命而已乎衡案堯典靜

言庸違真古文尚書作靖言庸回是違與回聲近而義通回邪義同故韋訓邪陸王得之

而實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

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章也邠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

杜九鼎

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雒邑未有都

義

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郊鄭

士猶或非之

杜蓋伯夷

安陸祭云班史王貢傳云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

諸趙與昔云陳同甫謂義士即尚書所謂頑民者由周而言則為頑民由商而言則

為義士矣非謂伯夷之屬也衡案此義士泛指當時知義者故云或非之也為夷齊

二傳身畢

卷之二

六

固非為頑民更失於音僻不可從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

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也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九月入杞討

不敬也公及我盟于唐修舊好也杜惠隱冬公至自唐告于廟

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杜爵飲酒器也

書勲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杜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

為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杜成會初晉

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杜條晉地太子文

怨相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杜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

安正義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為子名也顧

曰括地志云千畝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馬宗璉云案郡國志大原介休有千畝

聚劉昭言晉為千畝之戰在縣南括地志謂晉千畝在岳陽甚當齊召南云史記晉

世家及年表穆侯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周宣王之二十三年也穆侯十年伐千畝有

功生少子名曰成師宣王之二十六年也與王師敗績于千畝事本不同依周本紀

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距晉穆侯戰于千畝時又隔十三年且晉戰而捷故以成師

名子若王師敗績晉安得言有功乎疏文不據晉世家而據周本紀誤牽王室後東

為晉國前事謬矣案千畝之戰顧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杜師服

夫夫名以制義杜名之必義以出禮杜禮從禮以體政杜禮成

安衡案政以禮為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杜反易

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杜自古有今君命太子曰

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杜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

必盛於賈以頌宗安衡案子生三月父孩而名之是時愛惡未見師服何以知穆

國故因名以諷諫侯愛少子桓叔而諷諫之今詳傳文師服因名以論他日成

敗而其言奇中故傳載之以示名亦不可不慎耳杜嫌其涉機祥故以為諷諫然禍

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凡事乃亦有然者焉閔元年晉賜畢萬魏卜偃

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其始賞天啓之矣亦此類也蓋古有其術而警史卜筮之徒傳之故曰我非警史安知天道未可以己不能知而遽疑之且此師服私自評論耳杜以為諷諫又非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杜惠

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靖侯之孫欒賓傳之杜靖侯桓叔之高祖父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

桓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

國杜立諸侯也諸侯立家杜卿大夫卿置側室杜側室衆子也大夫有

貳宗杜適子為小宗次者安陸祭云貳宗即小宗蓋為大宗之貳也或可大宗則非矣衡案陸前說是也周人重宗法欲其歸於一也若大小宗之外更立族人以為貳宗乃二君一民之道非所以敬祖尊宗也夫宗法止於大夫雖小宗亦有為大

夫者然大夫有貳宗舉常法而言之則其為大宗可知矣大夫既為大宗則貳宗自是杜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安中并積德云分親

耳杜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

士有隸子弟杜子弟自以其子弟為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

無覲覲杜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杜

諸侯而在杜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杜潘父晉大甸服者

文侯杜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晉人立孝侯杜昭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

侯杜莊伯桓叔子翼人立其弟鄂侯生哀侯杜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翼晉國所都

哀侯侵陘庭之田杜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杜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翼晉國所都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杜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

書王贏齊邑安正義劉炫云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

今泰山贏縣註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

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蝓

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

朝奔楚其年王室方亂王位尚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歷昭二十

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亦書王

也若春秋之歷必是天王所頒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

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而釋例云魯之再歷始覺其謬

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歷為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年哀十三年

十二月蝓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

年復蝓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既言歷為王班又稱魯人輒改

政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

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膏谷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萬斯大云春月必一書王獨桓公之代不書王者凡十四先儒多謂桓無王義則是而詞未盡考桓十八年中所行悉無王之事而莫大於庇暈不誅蓋弑隱之謀暈倡之而桓遂之然通國之人咸知隱攝桓適無有起而議桓者然而暈不可不討也討暈庶可以謝况因可以自解春秋于其元年二年書其易曰成亂隱著其無王而猶繫王于月者以其居位日淺或一日悔悟加暈以顯戮去非而從善也至三年使暈逆女寵任已專與弑之跡彌著又其即位以來三受王聘十受外朝會不聞一介至于王廷至使王使求車而王崩不赴行於國者大雩大閱之罔上遠狩焚丘之非制行於外者輔鄭突而盟會戰伐之無虛日謀衛朔而齊紀會盟不憚煩凡皆無王之顯顯者春秋于此欲明著之而均吾先君有所不可欲不著之而大義斯晦亦所未安爰寓意于春月無王而桓自無所逃其責傳所謂微而顯者此也然而十年書王者十為數之終王不可以終無也王不可以終無春秋為天下而書王不謂桓有王也十八年書王者車中之拉幹是桓為氏之僵尸筆削至此甚有所不忍也衡案桓在位十八年其不書王者十四年穀梁謂桓無王故不書王先儒多宗之萬數暢其意鑿鑿言之然春秋十二公閱立二年弑無事可證其餘十公孰非無王行不義者春秋屬辭比事而其罪自顯何獨於桓去王而罪之萬云元年二年猶繫王于月者以其在位日淺或一旦悔悟加暈以顯戮去非而從善也夫暈請弑隱而桓不禁之其與謀明矣故春秋隱薨不地元年書即位以罪之今雖復加暈以顯戮亦司馬昭誅成濟之類豈足以贖弑逆之罪哉况庶幾其或能行之而未減無王之罪是聖人筆削以不可期之事預斷之也又云十數之終十年書王為天下不謂桓有王夫無王之說本為桓而發則十年有王亦當為桓况春秋魯史十年即魯桓十年十雖數之終始與天下不相關雖則不書王人未疑天下無王焉

而聖人嫌之為天下書王此亦何說也至十八年書王則云車中之拉幹足酬為氏之僵尸是聖人以齊人戕桓為至當也孔子曰伯夷叔齊不思舊惡孟子亦云仁人之於弟也宿怨桓雖弑立君國十八年而以外人戕之為至當其為宿怨思舊惡不亦甚乎公穀不知屬辭比事為春秋之教每字而立之說其刻薄慘澹之論偶與後儒所見合其謬至有如萬說者焉然則桓不書王者何也曰不書王有義夏齊左氏不容不釋之今左氏不一言及王則經原有王字劉炫以為闕文是也

侯衛侯胥命于蒲
杜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歎血也安齊召南云傳曰不盟見古人學春秋者皆以胥命為善宋儒疑胥命為自相推為侯伯恐未當也衡案言不足取信故歎血要神以信之檀弓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昭三年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盟者衰世之事也傳云不盟也其善之審矣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杜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杜中井積德云詳有之二字謂有物食之未嘗以自食為文矣為文闕於所不見註衡案見日漸缺如有物食之然不見其食之者雖知月食之不欲的指駭衆故曰有食之蓋聖人之教明道輔治則已不奄人所不知以衡其智故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我不為之此其義也此注說日食頗詳至月食蒙蒙如朱視豹按張衡云月食地影也衡傳渾天學渾天象之說曰地在天中如鷄子中之黃然則上下四方皆天也蓋月體本暗受日光以為明故日月正對地在其間而遮

上博員釋 卷之二

隔之月不得受日光而失其明故云月食地影也地影又謂之暗虛言地遮日光故虛空中必有暗處月過之則食其說極精漢時傳天學者三家曰渾天曰蓋天曰周牌唯渾天得古學之正後世其學既廢儒生說月食者率祖此注甚者不能解暗虛之義謂日中有暗處日月正對月為暗處所射而失明遂使庸人謂古歷不若西術

何其謬也公子翬如齊逆女杜禮君有故卿逆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杜無傳夫人姜

謹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謹亭已去杜無傳告於廟也公會齊侯于謹杜無傳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

氏至自齊杜無傳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謹杜無傳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

年杜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杜武公

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杜汾隰汾水邊驂絰而止杜

驂絰而止杜會于

贏成昏于齊也杜公不由媒介自與齊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

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杜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秋公子翬如齊

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杜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修先君之好公

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注可惡之尤甚者也而此反書公子翬故傳釋之意謂凡事得

禮安國不以舊惡而貶之逆女修好乃安國之大者故雖弑君之賊亦書曰公子深

獲春秋因事敘道之意矣若以其弑君之賊每事而貶之不復辨其事之善惡乃獄

吏讞罪之事耳何足以為法益信桓不書王為闕文非惡之也宣元年經公子遂如

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往來異詞故傳釋公子遂曰尊君命也釋遂曰

尊夫人也與此取義自別而杜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

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

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止大夫

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杜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

之出居于魏杜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安正義芮則不知誰滅之齊

秦并其地也馬宗璉云詩桑柔正義引鄭注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

之出居于魏杜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安正義芮則不知誰滅之齊

秦并其地也馬宗璉云詩桑柔正義引鄭注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

之出居于魏杜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安正義芮則不知誰滅之齊

秦并其地也馬宗璉云詩桑柔正義引鄭注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杜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

非國內之狩安衡案狩不書地者唯大野彼主獲麟故省文不書地天王狩于河地故書地注陽非狩也仲尼特書狩以正君臣之義故傳釋之曰言非其地也

此傳云書時禮也不言遠及非地明經無貶意季友之歸也閔公次于郎以待之其地蓋在曲阜東南相距不遠杜據公矢魚于棠及天王狩于河陽之文以書地為貶

非經傳之意也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注杜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

列國故書名以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注安中井積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

其官也傳雖稱父在而不言父官宰也設令伯糾實無官則當書曰渠某之子杜何由知其攝父職也衡案父在子未必不仕而傳云父在故名其義可疑故杜以為攝

父職耳然糾無官經不當言宰經既書宰明非父職也今詳考傳意冢宰大官天子崩百官總已以聽自非聖賢非少壯人所能堪况其父未老亦在所總以此推之蓋

古者天子雖命為冢宰為人子者謙不敢當禮也今糾偃然居之不敵辭忠孝皆失故經書名以貶之而傳以父在釋之與此誠臆說然據傳以推經恐當如此姑舉所

見以質諸後人又案陸榮謂古未有以伯仲叔季為名者蓋渠伯是爵糾是名是也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注杜郎非狩地故唯時合禮安衡案凡土功

時傳唯言時未有言時禮者故杜據禮字以解郎非狩地之說果如其說一字中褒貶並書而傳又以禮字釋非禮恐非聖賢傳之意也蓋此狩得時與禮故傳言時

禮耳無深義也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注杜秦以芮小輕之

也注杜秦以芮小輕之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注杜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

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注杜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安衡案君卒大事也而不能詳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而書注其日餘又何問故而書以貶

之所以懲臣子之不敏不止慎疑審事故也經義既明故傳直言所以再赴而不釋其義左氏釋經之例皆然又案三年經書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至此年正月十有九

日大小相間為日五百六十一日六十除之壬辰為正月二十一日其所造長歷之謬耳

夏齊侯鄭伯如紀注杜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人懼而來告故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葬陳桓公注杜無城祝丘齊鄭

紀故注安齊召南云漢地理志東海郡即丘孟康曰古祝丘惠棟云司馬彪郡國志曰琅邪即丘春秋時曰祝丘闕駟十三州記曰即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注杜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安顧炎武云

王師敗不

王師敗不

王師敗不

王師敗不

王師敗不

書不可書也為尊者諱惠棟云服虔曰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
久衡案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天王出居于狄泉經皆書之不宜獨諱敗不書故杜
以為不以告也今考傳文王卒雖敗王亦
能軍鄭人不敢迫此經所以不書敗也
大雩杜傳例曰書不時
之屬為
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杜不書走以朝出也為下實來
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

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杜佗桓公第五父也稱文公子明公疾病而亂作

國人分散故再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

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杜奪不使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

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杜虢公林父周公黑

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杜黑肩周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

人杜子元鄭公安釋文拒俱甫反中井積德云左右拒是左右翼之類不必方

方釋文拒俱甫反是也然其義恐未是蓋拒與距通左右陳之擊敵以扞中軍猶鷄

如字亦通顧炎武以子元為厲公突說詳於隱五年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

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杜不能相既

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杜萃聚也曼伯為右拒杜曼伯祭

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

伍承彌縫杜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

而鼓杜將之麾也通帛為之蓋今大戰于緜葛杜緜葛命二拒曰旂動

安正義旂字從方旌旗之類故知旂為旂也

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礮敵與賈同也案范蠡

之為不類矣惠棟云三國志太祖為發石車擊袁紹注引魏氏春秋曰以言有矢石

又傳言旂動而鼓說曰旂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所云說者即賈侍中說也杜以旂

為旂蓋本馬融衡案依說文發石車之法蓋木上設機以發石其狀略類旗竿首故

外蓋其遺法也馬融傳旂旂其如林詩大雅其會如林說文引會作旂則不唯馬

以旂為旂許亦以為旂類也且味傳文以為號令極穩以為礎敵事之與文頗覺不

似長

王中肩王亦能軍

雖軍敗身傷猶殿

安王引之云王已傷矣尚安能殿

聞主侯自為殿也亦當為不字形相似而誤此言主之餘師不復能成軍耳宣十二年傳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正與此同試連上文讀曰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不能軍皆甚言王師之敗也若言主亦能軍則與上文隔闕矣試連下文讀曰王不能軍祝聃請從之是聃以王不能軍故欲乘其救也哀十一年傳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正與此同若云王亦能軍則又與下文隔闕矣衛案王亦能軍釋經所以不書敗也亦亦鄭也凡整兵不動曰軍鄭伯既勝按兵不動乃所謂軍也王雖傷敗亦能整兵不奔故曰亦能軍唯鄭伯按兵不動故祝聃請從之唯王整兵不動故鄭伯得夜使祭足勞王周鄭戰後之狀傳只以一亦字見之筆力千鈞祝聃請從之者三國皆奔王以孤軍留且大敗之餘兵氣衰竭敗之易易故欲乘之耳詳讀上下未見所隔闕若為王不能軍退奔已遠安得夜使人勞之反覺不通耳王文儒不知兵性又恃才傲物動欲勝古人故其謬至此耳凡軍退在後曰殿王既整兵不奔何殿之有杜以能軍為殿則矣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安衡案上况敢陵天子乎亦陵也

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

杜鄭於此收

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

左右

杜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

安釋文名仲字仲足一本作名

先稱祭仲足十一年又稱祭封人仲足以前孔父嘉等相此則名足字仲明矣釋例所云杜之曲說也竊尋古記未有以伯仲叔季為名者所稱宰渠伯糾蓋渠伯其爵糾其名然先儒或以為字如何休公羊傳注云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若蕭叔則亦大心是名叔是字耳劉權衡云杜注鄭志云云不可以訓於世奈之何其以解經且是使亂臣賊子喜也何其懼乎衡案杜救獄於王固失之薄矣今詳考傳文上云王奪鄭伯政至此又詳載鄭伯答祝聃之言及使祭足勞王之事若譏王然實傷之也其意蓋謂王若得駕馭之法鄭伯非敢反者而王以一朝之忿與師伐之仍叔自取敗衄此周之所以日衰也王者討而不伐而經書伐鄭故傳三致意焉仍叔之子弱也杜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安衡案王奪鄭伯政在之前故傳先言之既先言之欲其事相續因終言秋王伐鄭然後釋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立文之體不得不然非仍叔之子至秋乃歸也說又互詳於大零下秋大零書不時也杜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零安衡案經大蒙上經秋蔡人衛人云云之文也傳必言秋者上傳王奪鄭伯政在於使仍叔之子來聘之前故先言之因終言秋蔡衛陳從王伐鄭然後釋仍叔之子以便文此不更言秋嫌仍叔之子以秋聘魯與經文違故重言秋耳非欲顯天時以指事也襄二十六年秋楚客聘於晉過宋注云上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矣例正與此同杜能解彼傳兩秋而不能解此傳兩秋云顯天時以指事夫經傳書大零俱在秋三國從王伐鄭之後其為秋行大零不待傳再言秋以左氏之聖於大零無故為此重凡祀啓蟄而郊杜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復以亂其例哉迂亦甚

龍見而雩

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

安阮元云論語先注進正義引杜注

膏雨

正義亦當有雩之言遠也五字今本脫耳然其說則未是鄭康成禮注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當以為正說正義曰護杜注故不取其說疏家之

常始殺而嘗

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

安正義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王引之云賈服二家之說

是也

月令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此言其感非言其始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博執戮有

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是陰氣始殺在建申之月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注曰黍稷之屬於是始熟管子輕重己篇以夏日至

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

天子祀於太祖其感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是嘉穀始熟嘗於宗廟亦在建申之月故春秋繁露曰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何得以

為建酉之月乎且上文啓蟄而郊杜以為建寅之月龍見而雩為建巳之月下文閉

蟄而烝為建亥之月皆春夏與冬之孟月則此當為孟秋建申之月明甚衡案王以

始殺為七月是也其為四時之祭

在孟月則失之周禮四時之祭皆在仲月此傳始殺而嘗啓蟄而郊閉蟄而烝謂始殺之後可嘗啓蟄之後可郊閉蟄之後可烝非謂

始殺即嘗啓蟄即郊閉蟄即烝也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嘗新先薦寢廟者閉蟄而烝以新穀始熟薦之寢廟又自嘗之非嘗祭也凡事先有牲曰祭無牲曰薦

烝

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過則書節則書以譏慢也冬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

杜寔實也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紀侯于成

杜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

杜齊為大閱以戎事徵諸侯之成嘉美鄭忽

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訴齊

蔡人殺陳佗

杜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之成嘉美鄭忽

九月丁卯子同生

杜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年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註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

安惠棟云子惠子曰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案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始與齊侯亂中間文姜未有如齊之事而于六年始書子

同生明同為桓公子此聖人筆削之微意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有猗嗟之詩為莊公狩而作也其詩云展我甥兮亦嫌文姜之亂而證其為齊之甥夫子刪詩

存之與書子同生一例衡案穀梁以文姜後年之亂行及桓公有同非我子之言以

此經為孔子為莊公釋疑而惠士奇又引齊風猗嗟詩以證成其說其言若可聞實

亦好議論之舊習耳孔子之修春秋因魯史之舊文而取舍之取其義而改之傳必

釋之此傳云以天子生之禮舉之則孔子因魯史舊文而書之耳當時魯史安能知

文姜他年之淫行而預書子同生以辨莊公非齊公之子哉猗嗟序有人以為齊侯

之子之語鄭康成因箋展我甥兮云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以應序說蓋惠所

本也然今詳序意所重在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為

子之道其人以為齊侯之子則舉時人毀笑之言以實傷之之意耳經三章皆讚美

之言而刺意寓於中則展我甥兮亦讚美之耳言威儀技藝如此他人恐不能然誠可謂我甥矣非為莊公辨誣也不然桓三年文姜歸魯六年生子同其間未嘗如齊世未有孕四年而始媿者人豈有真以為齊侯之子者哉而詩人懇懇為莊公辨非齊侯之子愚亦甚孔子何以采之哉然則序所云人以為齊侯之子者不過舉時人毀笑之言以傷之也冬紀侯來朝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杜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

行朝禮言朝則遂留

安錢大昕云詩韓奕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傳作不去故變文言寔來

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羊穀梁為今文左氏為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氏改從二傳失古文之舊矣

楚武王侵隨

杜隨國今義

安齊召南云史記年表桓公六年楚武王之三十五年也楚世家註三十五年伐隨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則此時

尚未稱王傳稱武王者道叙之文也衡案是時季梁在焉之周請尊楚是何等事而謂隨人敢為之邪大抵史記與左傳異者皆左傳是而史記非此亦史遷妄說耳

使遠章求成焉

杜遠章楚大夫

軍於瑕以待之

杜瑕隨地

隨人使少師

董成

杜少師隨大夫董正也

安陸祭云文六年傳注云董

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

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

杜鬬伯比楚大夫

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

為大隨張必棄小國

杜張自修大也

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

師以張之

杜羸弱也

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杜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鬬伯

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

杜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

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

杜信楚弱也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

杜從伯比之謀

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

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

杜正辭不虛稱君美

今民餒而君逞欲

杜逞快也

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杜稱詐

德以欺

公曰吾牲牲肥腓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杜牲牛羊豕豕也牲純色完全也

亦肥也黍稷曰

安惠棟云禹廟殘碑作資盛說文作齋云稷也又云齋或從次作

祭在器曰盛

注案字阮元云凡經典言盛皆盛之誤盛齋祭三字古通用

為祭祀之黍稷麥粟二字同用為周禮之粉餈不知何時淆亂而莫有正之者衡案下傳釋肥曰謂其不疾瘠也釋脂曰謂其備脂咸有也則肥謂肥充而毛色潤澤脂謂七體具備無欠闕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脂說文同豈對曰夫民神之

主也杜言鬼神之情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

告曰安惠棟云周禮充人曰碩牲則贊是也馬宗璉云周禮封人歌舞牲先鄭注

以歌神也是奉牲以告乃封人奉牲而歌舞之辭衡案歌舞非告神之時所宜為博碩肥脂乃告辭又非歌詠之詞先鄭引此傳以注彼職失諸牽強故後鄭易之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求之禮意後鄭是也然則歌舞庭中事奉牲室中之事贊之與告其詞又殊惠說是也博碩肥脂謂民力之

普存也杜博廣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

不疾瘠蠹也謂其備脂咸有也杜雖告神以博碩肥脂其實皆當兼此

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安釋文瘠七木反本又作族同蠹力果反說文作瘠云瘠瘠皮肥曰族瘠張有復古編云族於於矢昨木切瘠從蠹力果反說文作瘠云瘠瘠皮肥俗字當為族六畜之疫曰瘠瘠或作族瘠亦聲相近瘠瘠疾小腫則皮厚如肥小腫皮厚訓雖殊而其義則同杜云疥癬蓋舉類以曉人耳錢以瘠為蠹正字訓瘠

病失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杜

三時春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杜嘉善也粟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安

所謂馨香無諛慝也杜馨香之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

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杜禋祭敬也九族謂外祖父

親其九族杜九皆同姓歐陽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

而思神之主杜民飢君雖獨豐其何

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

不敢伐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杜齊欲滅紀北戎伐齊齊侯

左傳朝經 卷之二 十五 十六

使乞師于鄭安阮元云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無侯字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

今從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

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杜甲首被於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

之餼杜生曰使魯為其班後鄭杜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

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杜郎師在公之未昏於齊也齊

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

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杜詩大雅文王言求在我而已

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杜言獨繫其身安陸祭云此亦美鄭忽之

自詩小序謂齊女賢而忽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見逐諸儒說詩及春秋者皆踵此

論普之君子能辨其非矣忽之辭昏不為失策其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足稱名言

未可厚非也衡案陸說是也但并非詩序則失之矣序云大子忽有功于齊齊侯請

妻之經云彼美孟姜毛傳云孟姜齊之長女是序傳皆以有女同車為刺忽辭再請

之詩也不爾文姜惡物終我其夫序豈言齊女賢而不取哉忽辭初請引詩自求多

福且曰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實善自為謀故君子美之及齊侯再請妻之則其意甚

誠取之未為不可而忽固執前義是硬硬自好者所為傳云遂辭諸鄭伯益亦惜之

其意與小序毛傳同說詩者或誤以孟姜為文姜不知齊侯再請妻之在文姜生子

同之在齊侯雖暴豈奪既嫁生子之女而改嫁之他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

人哉而陸亦以善自為謀為美再辭之辭皆失之

請妻之杜欲以他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

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杜

言必見遂辭諸鄭伯杜假父之命以為辭為十安顧炎武云邵氏曰娶妻

怪於民而辭之衡案忽固辭齊侯益謂娶妻必告父母故忽不敢從乃請之鄭伯鄭伯命娶

之而忽不從遂辭諸鄭伯也上文固辭下直序忽辭無齊侯再請之文而此結之曰

遂辭諸鄭伯若齊侯不請於鄭伯忽既固辭矣安須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

又辭諸鄭伯傳文簡奧含蓄數句在中故人不曉耳

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杜大牢牛羊豕也

安正義禮記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文在三日負子之上則三日

三傳肩假

卷之二

十六

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今為接子則其義不可用案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則下士

生三日有見殯之禮蓋倣生時之禮為之則服為子初生接見于父近是

婦命之杜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注公問名於申

縹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杜申縹魯注大夫以名生為

信杜若唐叔虞安阮元云論衡詰術篇生字在名字上按以生名以德名以類

物取於父亦二句一例首句無所例故其文獨殊且以生名杜以德命為義杜

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注以類命為象杜象孔子首注取於物為假杜君伯魚生入

名之杜取於父為類杜君子同生有注不以國杜國君之子不自安顧炎

曰鯉取於父為類杜與父同者注不以國杜以本國為名也注武云

馬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注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杜隱痛疾患

改云若定公名宋哀公名將注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杜隱痛疾患

安注正義鄭玄云隱疾夜中之疾也謂若黑腎黑脈矣注不以畜牲杜畜牲

不以器幣杜幣主注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杜君父之名固非

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注故以國則廢名

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注故以國則廢名

杜國不可易安顧炎武云謂若秦莊襄王名楚改楚為荆衡案列國之名不可

注故廢名注得而易故自廢其名秦莊富強威加天下故能改楚為荆然亦

唯秦國不稱楚他國未必稱荆也况春秋諸侯能改他國之名以存其名乎且此傳

問名名將終諱之廢名三名字上一貫若改此名為國名文義不諧杜注為勝但

當時此義既晦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必多定公名宋而哀公之時經傳書宋不諱是

定既不廢名又不改宋為某知其無可奈何而兩存之故經傳亦唯從其實而書之

耳不得援杜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杜改其山注以畜牲則廢祀

彼以難此杜名豬則廢豬注名羊則廢羊注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杜僖侯名司徒

宋以武公廢司空杜武公名司空注廢為司空注先君獻武廢二山杜二山具教也

武公名教更注以其鄉名山注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

同杜物類也安顧炎武云史記魯世家與桓公同日惠棟云物謂注冬紀侯

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杜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

不安衡案周王前後數聘於魯又使之主昏非無寵於王也時齊鄭方睦齊必欲

能注滅紀而鄭忽以班饋後鄭亦怨魯若為紀請成於王恐取怨於齊是代紀受

禍也故告不能耳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無傳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機畫物故書夏穀伯

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杜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宛陽縣北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杜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註以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

既而背之

杜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安衡案二君蓋不嫺禮節幣物有欠故以春來至夏乃註能行朝禮傳下一春字以見所以賤之其義精矣

盟向之民于郊

杜與鄭故求與鄭成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

杜安釋文郊古洽反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既而背之

杜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

杜安釋文郊古洽反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杜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

天王使

家父來聘

杜無傳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夏五月丁丑烝

禮可知故傳不釋也凡經義可推者傳皆不釋後倣此

秋伐邾

杜無傳

冬十月雨雪

杜無傳今八月也書時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杜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卿

不書舉重略輕

安正義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

后則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此注之意猶以為天子不親逆者以此時祭公迎后傳言禮也劉夏逆后議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王不當親也文王之逆大姒身為公子逆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為天子禮也馬宗璉云韋昭國語注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廣韻以祭為周大夫邑名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為氏以魯為宗國故來朝衛案通考經傳不唯天子不親迎諸侯即位亦不必親迎昏雖大禮踰國親迎奈社稷宗廟何故春秋諸侯使卿逆夫人經傳未嘗譏之其附庸小國若壤地相接或親迎之亦不以為非禮隨宜而變不必拘也此經云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是祭公逆后非卿迎后而祭公監之也襄十五年經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傳釋之云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蓋單靖公畿內諸侯為王卿士者途留不行獨使劉夏逆后故經獨書劉夏而傳以卿不行釋之耳杜據彼傳謂卿逆后而公監之果若其說逆者重於監者此經何不書卿而獨書祭公逆后也以此推之祭公亦畿內諸侯為王卿士者故傳不言非禮也其來魯以魯主昏非以其為宗國也故傳釋之曰禮也若先私朝宗國然後逆王后于紀乃失禮之大者傳豈言禮哉馬說亦非

八年春滅翼

杜曲沃滅之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雝有翼

不可失也

杜翼取隙也無德註者寵國之翼也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

左傳員釋

卷之二

十九

不會杜黃國今弋陽縣使遠章讓黃杜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

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杜下之請服也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

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杜衡案六年鬬伯比謀贏師以為後圖少師信之故恐失楚師也

隨侯禦之望楚師杜楚師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杜君楚君也無

與王遇安顧炎武云君謂隨侯王謂楚王而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復整其士卒與王遇高誘云遇敵也敵猶當也故少師以為不當王衡案杜謂必左之左即上左之左必又懸斷之辭故以君為楚君耳然古人對話單稱君皆指其君未嘗稱他國之君五年傳秋王以諸侯伐鄭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右拒以當陳人是鄭右拒當王左師正與此文相似顧說是也且攻

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

從杜不從季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杜速杞隨地鬬丹獲

其戎車與戎右少師杜鬬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秋隨及楚平楚

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杜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

盟而還安衡案凡權姦之臣不唯國人知之雖敵國亦知之至以其死為大感後世為人君者不知之使之違賢縱私以至滅其國傳詳記之所以深戒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杜虢仲王卿士祭公

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杜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安衡案與襄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夏四月秋

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杜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安齊召南云以十

注謂曹伯有疾也曹伯使世子朝自是非禮故經依實書之若果曹伯有疾則世子聞樂而歎乃人之至情施父何得言非歎所乎衡案曹世子以冬來朝明年正月曹伯卒則世子發國時曹伯已疾屬辭比景其義自見傳載施父之言者凡人有疾未必死施父見微知著蓋美之也未可以此非杜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夏四月秋

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杜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安齊召南云以十

注謂曹伯有疾也曹伯使世子朝自是非禮故經依實書之若果曹伯有疾則世子聞樂而歎乃人之至情施父何得言非歎所乎衡案曹世子以冬來朝明年正月曹伯卒則世子發國時曹伯已疾屬辭比景其義自見傳載施父之言者凡人有疾未必死施父見微知著蓋美之也未可以此非杜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夏四月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夏四月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夏四月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夏四月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夏四月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夏四月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夏四月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夏四月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夏四月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夏四月秋

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杜道朔楚大夫鄧南鄙鄧人攻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杜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

縣杜告魯猶不書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杜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

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杜道朔楚大夫鄧南鄙鄧人攻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杜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

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杜道朔楚大夫鄧南鄙鄧人攻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杜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

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杜道朔楚大夫鄧南鄙鄧人攻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杜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

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杜道朔楚大夫鄧南鄙鄧人攻

而奪之幣杜鄧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

鄧人弗受杜言非鄧人所攻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杜鬬廉楚大夫

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杜二甥皆鬬廉衡陳其

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杜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北走也

云荀子遇敵處戰則必北揚涼曰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顏師古云北幽隱之處故退敗者謂之北於義亦通衡案鄧人三逐巴師鬬廉知其輕巴師故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使巴人陳左右必衡陳者薄其陳又使左右巴師去楚陳遠誘鄧人來擊也鄧人既輕巴師不以為意逐楚師而背之所以敗也堯典分北三苗亦謂分背之戰敗者必背敵而走故鄧人逐之背巴師而

夾攻之杜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鄧師大敗鄧人宵潰杜宵夜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杜梁國在馮翊夏陽安陳樹華班叔皮北征賦注引作郟侯漢書地理志同齊召南云荀賈二國杜注不言所在按水經注古水西南逕荀城在絳州西十五里後漢郡國志注引博物記河東臨汾縣有賈鄉賈伯邑衡案八年王命虢仲立晉哀侯弟緡于晉則此伐曲沃蓋亦王命也是時曲沃漸強芮梁在河西距晉不遠荀賈則與曲沃接壤恐為其所并故皆從虢

仲伐之耳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杜諸侯之通子來朝天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杜酒始施父曰曹大

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杜施父魯大夫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杜未同盟而夏五月葬曹桓

公杜無傳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杜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

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杜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

十年春曹桓公卒杜終施父之言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杜虢仲

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杜虞國在河秋

秦人納芮伯萬于芮杜四年圍魏初虞叔有玉杜虞叔虞虞公求

旃杜旃也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杜

王卿士詹父屬大夫

父屬大夫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杜虞國在河秋

秦人納芮伯萬于芮杜四年圍魏初虞叔有玉杜虞叔虞虞公求

旃杜旃也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杜

王卿士詹父屬大夫

父屬大夫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杜虞國在河秋

秦人納芮伯萬于芮杜四年圍魏初虞叔有玉杜虞叔虞虞公求

旃杜旃也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杜

王卿士詹父屬大夫

父屬大夫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杜虞國在河秋

秦人納芮伯萬于芮杜四年圍魏初虞叔有玉杜虞叔虞虞公求

旃杜旃也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杜

以利其璧以璧為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社賈賈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

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社將殺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社

名關共池地名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社在六諸侯

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

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社不稱侵伐而

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社以戰為文明先書齊衛王爵也社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

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社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

以見魯猶乘周禮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社惡曹夏五月

癸未鄭伯寤生卒社同盟於元秋七月葬鄭莊公社無傳三月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社祭仲名不稱行人祭仲足名確然無疑

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本非行人社祭仲足名確然無疑

杜于五年傳注云祭足即祭仲之字是專欲違舊注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衛

案名足字仲詳於五年傳宋人誘而執之罪在宋故書祭字以罪宋劉云鄭人嘉之

夫祭聽迫脅以逐君誰敢嘉之祭既見誘如宋非奉使命也故不稱行人非罪之也

然則祭仲無罪邪曰何為其無罪經云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是忽

奔由突歸突歸由仲執春秋此而書之而仲聽迫脅之罪不

言自明宋執仲又其本也故字祭以罪宋非聖人誰能修之突歸于鄭社突

公也為宋所納故曰歸例在成十八年社安衛案成十八年傳凡去其國國逆而立

不稱公子從告也文連祭仲故不言鄭社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

以惡曰復入此文有誤當作國逆而立之曰歸諸侯納之曰入說詳於隱四年此祭

仲以突歸而立之實雖見要亦國逆之類故曰歸耳隱四年經書衛人立晉亦不稱

公子凡立為君者例不稱公子非美惡所關也突言歸于鄭則其為鄭人可知忽言

出奔于衛若不言鄭不知其為何人故突上不言鄭而忽上言鄭於文宜然非以其

連祭仲不社鄭忽出奔衛鄭忽出奔衛社鄭忽出奔衛鄭忽出奔衛社鄭忽出奔衛

言鄭也社鄭忽出奔衛鄭忽出奔衛社鄭忽出奔衛鄭忽出奔衛社鄭忽出奔衛

云突歸而忽出忽之出由乎突也突出而忽復歸突之出非由乎忽也忽嗣位葬莊

公矣何以不稱子通後復歸文見之也復歸稱世子不得謂出奔時非世子也嗣位

矣何以不稱鄭伯而稱世子稱鄭伯則不見其為適長而突之篡隱稱世子則見突

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杜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關社安衛案蔡叔蓋蔡侯

位未踰年故不稱鄭伯十五年經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則莊公在日以柔會宋

忽為世子矣此不言世子者忽暗弱不能守其位突歸即出奔蓋貶之也柔會宋

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社無傳柔魯大夫叔名也折地關

杜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關社無傳柔魯大夫叔名也折地關

杜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關社無傳柔魯大夫叔名也折地關

公會宋公子夫鍾杜無傳夫鍾邠地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闕杜無傳

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安衛案齊衛鄭盟于惡曹蓋將復伐魯也公懼欲求援於鄰國故經義可推也會鄭伯卒三國不果來伐故先儒不曉其所以會耳說又互詳於傳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杜宋不書安正義傳之上下例不

為經闕宋故也衛案經無宋字公穀經同此傳自成文承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而言之蓋三國未得志欲復侵魯故盟于惡曹以鄭伯卒不果魯公欲親宋以禦之故使柔盟宋公陳侯蔡叔又親會宋公者再傳雖不言其事此事觀之其意可知矣若宋與於惡曹之盟則與三國同謀公必不求與親而宋亦豈遽肯三國而屢與魯會哉况宋公爵而國又大於鄭不應序之鄭下宋字衍文無疑正義乃云傳不虛舉經文舉此盟者為經闕宋不知傳終十年戰于郎之事非虛舉經文也且經傳異文者

自非傳舉異名及時月以釋經皆後世轉寫所致如楚屈瑕將盟貳軫杜貳軫

舊史闕文孔子不敢補而謂傳補經闕邪不思甚矣楚屈瑕將盟貳軫杜貳軫

二國名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鄭國在江夏雲杜縣

邑絞國名州國在兩郡華容縣東南莫敖患之杜莫敖楚官鬬廉曰鄭

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杜虞度也四邑隨絞

孫云方言虞望也廣雅同言日望四邑之至也昭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杜注曰虞度也言淮度子產以為已法案虞亦望也言昔也吾有望於子今則無望矣衛案日寸度其至即君次於郊郟以禦四邑杜君謂屈瑕也我以銳

是望之故引伸訓望師宵加於鄭鄭有虞心而恃其城杜特近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鄭師

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杜盍向不也對曰師克在和

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杜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安

衛案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紂衆如林是其不敵也此謂戰士亂臣十人非所宜引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

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於蒲騷卒盟而

還杜卒盟鄭昭公之敗北戎也杜在六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

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杜子突子亶

皆有弗從安衛案鄭風有女同車序云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

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序云有幼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

侯再請為非其初辭則君子美之曰善自為謀前後二辭判然有別古人謀義處事

左傳卷之二

廿三

動得其宜故其論如此後人所見不精比二辭而同之故杜預解善自為謀曰謀不
及國而宋儒則以齊女賢為文姜以譏詩序之妄不知忽之辭再請文姜既嫁魯抱
子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杜祭鄭地陳留長垣縣

封疆者因以杜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杜

姓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杜雍氏姑姓宋大夫杜

嫡妻曰妻妾媵曰女古人自有一定之稱傳云杜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

誘祭仲而執之杜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杜安衡案誘祭仲而執之杜

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

之杜衛案祭仲以歸亦是國杜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杜

曲池魯地魯國汶杜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杜

燕人南杜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杜無傳厲公也十一年與魯大夫盟於折不

從赴杜安衡案此亦杜杜公會宋公于虛杜冬十有一月公會宋

公子龜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杜武父鄭地陳留濟陽

丙戌衛侯晉卒杜無傳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杜安衡案諸侯卒必以日赴

從而書之史成文如此仲尼杜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杜

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也莊十杜年傳例曰皆陳曰戰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為文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杜隱四年莒人伐公欲平宋鄭

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杜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宋以立厲公

鄭忽恨魯突其讎也今突歸而忽杜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

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杜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

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杜衡案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釋之

相似而傳釋之曰戰焉宋無信也文似而義異者彼經云宋戰于郎是我無事而彼

自來戰罪在三國也此經云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宋有罪見伐當服而勿戰

左傳傳釋 卷之二 十四

而及與之戰以宋自戰為文也宋無信者上傳云宋成未可知也是穀丘之君子盟宋許魯成而其情有可疑者故魯與之類會至龜會卒辭平是無信也

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杜詩小

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疎情疎而憾結故云長亂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杜扞衛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杜獲楚人也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杜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

安惠棟云案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繚子立甲又云王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國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及此傳坐其北門皆坐陳也杜訓坐為守蓋未通于古義衡案楚人軍於南門今分

兵坐其北門者斷絞人歸路也覆有二義一為伏兵一為掩覆此當為掩覆傳云鄭人覆諸勺坡孫子云鳥驚者伏也獸駭者覆也並與此同注家解為伏兵失之

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杜城下盟諸侯所深與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杜彭水在新安衡案分猶散也軍無紀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

三巡數之杜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安衡案巡視行貌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

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杜大崩曰敗績例在莊十一年或稱人

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安正義史異辭者決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也此敗

此二者於理則師是而人非但不以為義故合各從其本耳顧炎武云解或稱人宣

稱師史異辭也改云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案春秋諸侯踰年即位則得稱君如宣

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是時靈公被弒賊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

稱君古之常例也衡案經於是始書敗績故杜通解稱師稱人之異正義引莊二十

八年經以釋之是也顧以注稱人誤為此經燕人若然齊宋衛皆稱爵與師亦異辭

杜何獨不解之顧始唱古學一洗元明之陋習以精博稱而粗謬至此可怪矣其言

踰年得稱君則得之但其接鄰國二月葬衛宣公杜無夏大水杜無傳

秋七月冬十月杜無傳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

舉趾高心不固矣杜趾足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杜難言屈瑕將敗

楚子辭焉杜不解其旨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

左傳卷之二十一

謂杜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杜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杜此意不在於益眾也

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杜狃伏也蒲騷杜役在十一年必小

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杜撫杜小

信也杜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杜訓諸司杜以德也杜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

假易也杜諸之也言天不借貸慢杜安王念孫云假易猶寬縱也天不假易謂杜易之人威莫敖以刑也杜天道之不相寬縱也僖三十三年傳曰

敵不可縱史記春申君傳敵不可假秦策作敵不可易杜不然夫豈不知楚師

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杜賴國在義陽隨縣杜安惠棟云賴杜賴人仕於楚者杜即厲也楚

與國詳見後衡案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釋文杜厲舊音賴又昭四年經楚伐吳遂滅賴公羊傳賴作厲釋文厲如字又音賴故惠謂杜賴即厲也互詳

於僖十五年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利杜徇宣杜及鄢亂次以

濟杜鄢水在襄陽杜宣城縣入漢杜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杜盧

南杜安馬宗璉云鄢元曰夷水導源中廬縣界東南流歷宜城西山謂之夷谿又東杜南廬縣羅川城故羅國也中廬即廬戎國是羅與廬戎本鄰國故合謀以敗楚

師章懷後漢書注中廬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南衡案以中廬為盧戎杜大敗之

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杜縊自經也荒谷杜安惠棟云威宏之杜治父皆楚地杜荊州記曰荒谷

今竹林是也又云注陵縣東三里餘有三湖湖東有水多長谷又西杜以聽刑楚

子曰狐之罪也皆免之宋多責賂於鄭杜立突杜鄭不堪命故以

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杜公後地期而及其戰杜安

衡案與字不可通而石經以下諸本俱有若原有之注疏不容不解而今皆無說則杜唐初作正義時猶無與字其誤蓋自石經始矣不書所戰後也者鄭紀已與四國合

公後至敗之也又案此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據十四年經宋杜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傳云報宋之戰也又宋鄭頻年相伐則此亦鄭伐宋

而餘國各助其所黨也當以左傳為正說經不書所戰故二傳杜鄭人來請脩

好杜妄生異說耳注而及本或作不及今從足利本淳熙本岳本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杜脩十二年武父之杜無冰杜

無傳書杜夏五杜不書月杜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杜

時失杜關文杜長之二杜十一

災杜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傳曰人火

人火從人而起人失火而為害本其火之所來故指火體而謂之為火天火則自然

而起不能本其火體故以其所害言之謂之為災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今案哀三

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曰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然則司鐸

人火是能本火體矣然踰公宮燒桓僖之廟則若自然而起故亦謂之災彼疏極明

暢但不引哀三年傳乙亥嘗杜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齊御廩雖災安正

而證之故特詳之乙亥嘗杜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齊御廩雖災安正

八月建未未是始殺故云先其時亦過也過則當書但書過已有成例故傳指言不

害萬斯大云乙亥後壬申三日則災時當致齊粢盛無不出廩若以為災餘則色臭

已變豈可薦馨魯人縱愚必不至此但嘗為秋祭八月乃夏之六月禮未嘗嘗不災

固宜緩有災益宜緩宜緩不緩則非矣書八月壬申御廩災記災也書乙亥嘗記不

時也分觀合觀義乃益見衡案始殺而嘗傳已有成文凡有成文傳不再釋故直言

不害也萬蓋未通此旨故以傳為誤耳萬又云災時粢盛既出廩此亦臆說禮經未

見其文御廩雖災人速撤出其穀亦不能免害傳言書不害蓋謂此也萬據杜注災其

屋救之則息謂災餘之穀色臭已變不可以薦馨遂創粢盛既出之說耳夫經傳俱

書災必是御廩灰燼杜據不害之文以為據哉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來

為止災其屋亦臆說耳豈足以為據哉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來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杜凡師能左右之

年盟於艾杜無傳隱六年盟於艾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杜凡師能左右之

年盟於艾杜無傳隱六年盟於艾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杜凡師能左右之

年盟於艾杜無傳隱六年盟於艾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杜凡師能左右之

年盟於艾杜無傳隱六年盟於艾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杜凡師能左右之

年盟於艾杜無傳隱六年盟於艾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杜凡師能左右之

年盟於艾杜無傳隱六年盟於艾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杜凡師能左右之

年盟於艾杜無傳隱六年盟於艾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杜凡師能左右之

年盟於艾杜無傳隱六年盟於艾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杜凡師能左右之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杜熟曰饗夏鄭子人來尋

盟且修曹之會杜子人即弟語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

不害也杜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牛首杜東郊鄭郊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杜大宮鄭祖廟盧門宋

取故杜安馬宗璉云呂覽楚莊王圍宋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是盧門乃宋外

不書杜城門去宋都城四十里衡案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王制也諸侯之郊蓋

處大半少半之間孟子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是郊亦有門盧門距宋都

四十里乃是郊門非城門也以鄭祖廟之椽為郊門之椽所以辱之也十二年傳說

宋公無信此說其無禮益疾之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杜無傳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杜

王也杜無傳桓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杜無傳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杜

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安正義昭三年傳曰書曰北

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註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是

左傳通釋 卷之二 十一

變例也。焦循云：齊王芳本明帝之養子，則其不當立，固同於突。而司馬懿則蔡仲之此也。芳不能倚司馬氏，而與李豐張緝謀廢師，則亦突使雍糾謀仲之此也。君苦權臣之逼，與忠義之士謀之，亦可憫矣。而預以為造賊盜之計，是何言也。罪突即所以罪芳也。不知聖人大書鄭伯突，明其為君也。其冬入櫟，仍書鄭伯突，未嘗不以為君也。惠平、農春秋說云：襄十四年，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其君孔子修春秋削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呼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為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不辨。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懼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哉。衡案：焦引惠說，謂以臣出君，猶以臣呼君，不可以訓。故孔子修春秋，以君自奔為文，例以魯公及夫人出奔，更婉其辭，以自遜為文，其義益明。可謂千古卓見矣。昭三年傳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者。案曲禮曰：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凡出奔者皆失地之君，故經必名之，而傳以罪之釋之。然則改出其君，以自出為文者，以正君臣之義，書名者罪其君失道，以失先君之地，傳通釋名出奔君之義，不獨釋名北燕伯也。孔眩於杜注，反以為變例，失之遠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杜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稱世子者，忽為大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大子之威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疆，不從祭仲之言，修小善，繫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復歸，例在成十八年。安顧炎武云：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復歸例在成十八年。註忽未踰年而奔，奔四年而復國，未即位，不得成之為君。曰世子者，當立之辭也。衡案：出奔不稱世子，罪之也。歸稱世子，正突之罪也。成十八年傳曰：復其位，曰復歸，忽立未踰年。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衡案：傳曰：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蓋齊魯納之，故書入，說詳於前。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杜無傳，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秋九月，鄭伯突入櫟。杜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杜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安阮元云：公羊宋公上有齊侯二字，注說文，移字注引春秋傳曰：公會齊侯于袤，陳樹華云：是袤乃移之變體，而宋公上當有齊侯也。衡案：會其師也。諸侯在焉，故不言師，而言侯，非先行會禮也。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
杜服車，上之所賜下。天子不私求財。杜諸侯有常職，貢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杜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安衡案：疑

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杜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安衡案：疑

天子不私求財。
杜諸侯有常職，貢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杜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安衡案：疑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杜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安衡案：疑

女問有異故以此答之以探其意

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

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

以出杜愍其見殺故載註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

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

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杜檀伯鄭守櫟大夫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

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

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春既謀之今書會者曾諱議納不安衛案傳

曰及今不言及而言會故杜云諱議納不正然春謀而夏伐之而獨諱及字易以會

皆謂其師但君在焉則稱侯不言師非行會禮也杜以會為朝會之會故其說每謬

冬城向杜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

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按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而

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

總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杜惠公也朔諱

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又詳於十五年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杜前年冬謀納厲公夏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初衛宣公

烝於夷姜生急子杜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安釋文急如字詩作及焦循云宣公

宣公立僅十九年不應烝夷姜而生及又納及妻而生壽朔及能娶必十五以上朔

已能譖兄壽已能代兄死必在十歲以上此十九年之間何以消破鄒忠允駁之言

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宜以是冬立烝夷姜而生

及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蕭山毛大可又辨之云莊公死後莊姜治宮政惟禮是視

戴嬀歸陳莊姜猶送之作燕燕之詩其宮中去就有禮如此幾見桓公宮中莊姜二

嬀具在可容一嫪毒而不知覺者况使宣公早見獸行則不特衛人絕之討賊如石

錯亦肯就刑迎之乎乃以夷姜為莊公妾者緣服虔上淫曰烝之訓杜依之耳烝廣

雅訓為愛史記衛世家云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及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劉

向列女傳云宣公夫人夷姜生伋以為天子明以夷姜為宣公夫人新序節士篇云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史記所謂愛夫人夷姜即左傳所謂烝於夷姜謂寵溺之也宜以史記明左傳而知杜依服氏之非正義乃斥馬遷為謬失之矣衛侯烝於庶母固為醜行故洪毛諸人務辨其誣其意美矣然閱二年傳云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宣姜齊女宣公雖為伋娶而奪以自娶則亦適夫人姜又為宣公生二子矣其貴重如此而宣公死未久齊人使頑烝之至不可而強之公然生數子成二年傳又云王以賈姬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其子黑要烝焉則烝實上淫之名而不專指私通也蓋當時禮樂崩壞習以為俗人亦不甚怪耳况夷姜無子蓋妾媵之少而賤者宣公烝之蓋亦有使之者非私通也石碯雖義豈以此而廢其人哉史記列女傳稱夷姜為夫人據終而言之左傳云烝於夷姜據始而言之始無二義也毛焦以理斷之以為媵毒之屬至訓烝為愛試改此傳為愛於夷姜生急子豈復為文哉不思之甚也洪推宣公立年為無烝夷姜而生伋及納伋妻而生壽朔之事則鄭忠允駁之是也

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

杜左右媵之子

夷姜烝

杜失寵而自

死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

杜宣姜宜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

公使諸齊使盜

待諸莘將殺之

杜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

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

安惠棟云服虔曰莘衛東地京相璠曰道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

矣杜惡安也

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

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

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

杜黔牟群公子

惠公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杜黃齊地

二月

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

杜雒魯地稱字義與蔑盟同二月無丙

夏五

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杜奚魯地皆

秋八月蔡

季自陳歸于蔡

杜季蔡侯弟也言歸為陳所納

蔡侯封人來

杜夫盟于折

秋八月蔡

蔡桓侯

杜無德稱侯蓋謬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立之曰歸之最彰彰者也杜不論成十八年傳入歸互訛故捨傳文以為為陳所納試檢前後傳未見陳人納蔡季之文可謂妄矣說詳於隱四年癸巳葬

杜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為例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杜齊欲滅紀安衛案故

及邾儀父盟于趙尋蔑之盟也杜隱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

事也杜爭疆杜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

其一而備其不虞杜猶不意也杜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

焉杜齊背盟而來公以杜信待故不書侵伐杜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杜桓侯無子故

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杜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杜嘉之故

以字告杜安衛案蔡人嘉之故字而書歸據此杜伐邾宋志也杜邾宋爭疆魯

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

日御杜日官日御杜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杜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

杜卿也底平也杜安衛案底致也致日謂致極二至歷首二至二至不違則歷

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杜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杜初鄭伯將以高

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

公而立公子亶杜昭公子亶杜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杜公子達

杜魯大夫杜安阮元云韓子難篇作公子圍杜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杜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杜安惠棟云韓非子亦載此事復惡作報惡鄭注大司

杜以訓詁字易之惠杜說冠云復猶報也杜訓為重失之衡案韓非復作報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杜濼水在濟南歷杜城縣西北入濟

人姜氏遂如齊杜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杜夏四月丙

子公薨于齊杜不言戕諱之也戕杜安萬斯大云齊詩南山序襄公鳥獸之行

杜弟也夫人歸魯在桓三年襄為夫人兄則此時亦應授室何為遲之十七年後乃娶

王姬且齊僖之卒在桓十四年必無當其身女嫁已一終而女之兄尚不為之娶婦

之理吾以莊元年王姬歸齊論之知齊襄乃夫人弟詩序與史記誤也衡案萬說以

矣然事固有出於常理之外者掃蕩傳記所載信已所見以武斷於千載之下乃陋

可復安注

儒所為信而好古者恐不當如此齊襄不娶之事今不可得而知試就萬說而考之
僖公國大兵彊嘗以小霸稱而王室雖衰諸侯猶知尊之故宋公不王則討之鄭忽
有寵則妻之而王亦能整其旅伐鄭討曲沃雖事不成亦猶有可為之勢豈僖公欲
結昏於王室以益盛其勢故久為襄公不娶以待王姬之長與此固臆說然與執已
所見以掃却傳記不若就傳記以求其理也學者思之又 丁酉公之喪至自
齊杜無傳告廟也丁酉五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註杜葬緩慢也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杜始議 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杜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

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杜淫曰通

公請之杜請謹也以告杜夫人告 夏四月丙子享公杜齊侯為公設
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杜上車曰乘彭生多 安正義莊元年公羊
協幹而殺之衡案幹協也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

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安衡案惡醜 請以彭
生除之杜除耻辱 齊人殺彭生杜不書 秋齊侯師于首止杜陳

戊齊人殺子亶而輟高渠彌杜車裂 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
仲曰信也杜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亶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 周
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杜莊王桓王太子王 辛伯告王遂與王

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杜辛伯周 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
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杜妾如 匹嫡杜庶如 兩政杜臣擅 安

王引之云杜釋兩政與上下文異義非也政非政事之政謂正卿也爾雅曰正長也
正卿為百官之長故謂之正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賂晉六正杜彼注曰三軍之六卿
是也閔二年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哀十五年傳莊公嘗故
政欲盡去之杜彼注曰故政輒之臣史記衛世家作莊公欲盡誅大臣周語昔先大

政欲盡去之杜彼注曰故政輒之臣史記衛世家作莊公欲盡誅大臣周語昔先大

政欲盡去之杜彼注曰故政輒之臣史記衛世家作莊公欲盡誅大臣周語昔先大

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韋注並曰升為正卿是正與政通也兩政者寵臣之權與正卿相敵也曰並曰匹曰兩曰耦皆相敵之辭閔二年傳曰內寵並后即此所云並后也曰嬖子配適即此所云匹適也曰大都耦國即此所云耦國也曰外寵二政即此所云兩政也政正卿也外寵之並於正卿亦猶內寵之並后嬖子之配適大都之耦國故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韓子說疑篇曰薛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此尤其明證矣杜於並后匹嫡耦國皆依閔二年傳為訓而於兩政獨曰臣擅命則誤以政為政事故耳衛案王說是也但政當讀如字謂卿執國政者正政雖通此不必訓長賈云國政正卿亦謂正卿為國政非讀政為正也管子牧民篇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曰長曰政曰君明古人謂政卿為政也

耦國

杜都如

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杜

難及於

左傳輯釋卷二終

